



# 遇见翁山书院

□吕峰

在中国文化史上,书院是一个独特的字眼,也是一种独特的存在,具有社会教化、知识传播、学术传承等功能。书院起于唐、兴于宋、延于元、盛于明清、止于清末,在历时近千年的时光里,华夏大地拥有繁如星辰的书院,可惜,后来多数的书院倒塌、湮没在岁月的时空中,凋零成历史文化的标本。

我一直对历史深处的书院念念不忘,想象着它的模样,想象着书院里的弦歌声,以及发生在其中的故事。哪承想在温州南部的梨垵村,竟遇到了翁山书院。书院原为清代的外翰第,俗称大厝,由监生翁如陵建造,坐东朝西,背面山峦叠起,林密境幽,山与厝之间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,仿若桃源。书院有房屋百余间,由外门楼、内门厅、左右仓楼、中厅、左右横楼、正屋等四进构成,规模庞大,气势恢宏。

外翰第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之家,从清咸丰到宣统,在短短的五十余年里,从这座大厝里,走出了两位贡生、一位增生、七位监生和八位廪生,盛极一时。后来,时光逝去,大厝亦风光不在,只余一间间屋子矗立在时光里,像一位落寞的老人静处一隅,脸上写满了岁月的风风雨雨。当年在书

院中慷慨激昂的书生们,也早已化作历史的烟云,只在茫茫岁月里残留下固执而孤寂的影子。

大厝的没落是无奈,昔日的繁华与荣光都成了明日黄花,只剩下繁华过尽、曲终人散后的苍凉。漫步在安静的院落里,琅琅的读书声已随风而去,响彻在耳边的是风声、松涛声、鸟鸣声,举目可见轻云出岫、山色半掩,看着斑驳的砖墙,抚摸老旧的木窗棂,想象当年的书生们正襟危坐于窗下,做着功名与济世的梦。可是纵观历史,又有几人像范仲淹、苏轼、包拯、海瑞、郑板桥那般,关心民间疾苦,先天下之忧而忧。

大厝看似落寞了、沉寂了,其实,它的过往、它的荣光一直隐藏在时间的深处,并没有消亡,它的过往像一页史书,忠实地记录着梨垵村甚至是泰顺地区的兴衰沉浮,将历史沿革和璀璨多彩的人文故事结合在一起,演绎出别样的风情。大厝依然活在后人的心里,即便它成为历史,那也只是一段脱水的历史,遇到湿润的目光、血性的心灵,它便被赋予了生命,便重新活了过来,连同那些枝枝蔓蔓、毛茸茸的细节。

再后来,一座以翁山之名命名的书院在此悄然临世,诸多的贤者在此讲课、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

涵盖了国学、文学、哲学、地理学、中医学等方面。书院的每一场讲座都是一场文化的饕餮盛宴,每个来此的人都心怀虔诚,目光清澈,书院因此成了泰顺人的文化家园。一次聆听就是一次远行,一次聆听就是一次朝圣,一次聆听就是一次与圣贤的对话。哪怕是相隔百年千载,古人的智慧依然闪耀着珍珠般的光芒。

寄居泰顺期间,我有无数次,光临翁山书院的场景记忆,包括了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,春日盈目的繁花,夏天凉爽的风,秋日金黄的落叶,冬天飘落的一场雪,为此尽管常去,每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样。对我或者许多人来说,翁山书院是一个文化坐标或者说是精神道场,它的干净令人舒服,它所营造的场景总是将人诱惑。徜徉其中,可感受到草木在生长,时光在流淌。我常常来这里,流连忘返,它于我而言,是营养剂,是安魂药。

走进翁山书院,如同从喧闹浮躁中走进宁静平和,日常的不安与烦躁全部消失殆尽,感受不到的是历史的厚重、是沧桑的沉浮,行走间无意碰落的细碎阳光,旋即幻化成跨越千古的思绪。一阵阵蕴涵着草木芳香的风轻轻吹过,阳光照在树上又被挡了一半

落在书院里。这份静谧很容易把我带到另一种时代的入口,仿佛有一股醇香在空气中轻轻晃动、弥散、升腾,那来自山野的风将心灵的书页轻轻翻动,让我在错觉中将历史和现实重叠起来。

有一年初冬,听完讲座,午后的阳光热烈、温暖,书院在阳光下更加辉煌,朱红色的廊柱在热烈的阳光下几乎要灿烂起来。我一时间没有离开的意思,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正在神游物外之际,耳边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,数十位学生正在朗诵《诗经》,逆光下,这些孩子的脸被阳光衬托得光彩照人。他们稚嫩的脸和此时的阳光一样,给我的内心带来了深深的感动,我的耳朵就这样被他们青春的声音灌满。

弦歌不辍,文脉绵延,昔日的外翰第再闻书声,实为幸事。在岁月的洗礼中,翁山书院以沉静、以坦然、以执着、以深山龙虎的气度,守望着纤尘不染的道义担当。行走间,仿佛有无数峨冠博带的学子与我擦肩而过,他们在提醒我悄然远逝的岁月,让我忆起那些似曾相识的往日情怀。此时,耳边仿佛有一个雄浑而苍老的声音在深情地吟唱,且经久不息,是那样的鲜活、真实、纤毫毕现。

# 乡村小学,是一种生活

□施崇伟

接到一个电话,是多年前的学生。声音已无法辨识,但他说出名字时我仍能想起他从前常挂着鼻涕的样子。是他的“约见”,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三十多年前。八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经历,在进入怀旧的老年是我最多的回味。

1985年,我师范毕业被安排到乡村小学任教。全校四个老师各教一班共百十来个学生娃。根本用不着敲钟,某一个老师站在院子里高吼一声“上课了”,孩子们就像小鸡归笼回到各自的教室;又一声“下课了”,校园里就热闹成了一个大家庭的课堂。放学后,其他老师都要回家种地去,总有几个大点儿的孩子主动留下来,帮我生火、煮饭,等到炊烟袅袅饭菜香了他们才蹦蹦跳跳回家去。学校是一座旧庙改建,夜间我一个人住在偌大的院子里怪害怕的,几个孩子轮流着给我作伴儿,晚上一大一小趴在一盏油灯下,我备课、他念书,俨然父子或兄弟。

一年后我调到了乡中心小学,同事和学生多了一些,这种“家庭生活”就更有烟火味了。一个坑坑洼洼的坝子环绕着六间教室,像一个农家大院;十几个同事在一个屋子里办公,课间时你吸一口我的旱烟,我端起他的茶杯一阵牛饮;有人讲个笑话,全屋子就会被笑声包围;办公桌的抽屉不用上锁,也没有怕人听到的悄悄话;安静的时候是夜晚开会,只有校长一个人念报纸,大家做着专心的样子,其实都在各自批改着学生作业。

最有意思是下班后回到宿舍,穿过两间教室之间的一道窄门,连通另一个院子。一人一间小屋,小屋门口一个蜂窝煤灶。一家的灶有燃煤就可以引燃全部烟火;吃饭时就蹲在各自的门前,谁家在喝粥谁家吃肉,谁也藏不住秘密。那就在各自的门前,谁家别想吃独

食。刚一起锅,大家都端着饭钵纷至沓来,你夹一筷我舀一勺,走到最后的,汤汤也要倒起喝。

意想不到的,这种貌似不堪的日子,竟能与钱穆大师共鸣。

从1912年春天离开老家开始教书,到1986年在素书楼讲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课,钱穆教书育人长达七十五年。其中,有十年他先后在泰家水渠三兼小学、荡口私立鸿模学校、梅村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当过“孩子王”。他特别怀念这十年乡村小学任教的经历。他说:“在小学任教时,每校学生在百人左右,师生相聚,同事如兄弟,师生如家人。每天住在学校,吃在学校,工作在学校,团体如家庭,职业即人生。学校就像是课堂,故在小学任教,总觉得心安。”

这段描述像是我八年乡村小学教师生活的写照。乡村小学,那是一种生活。恬淡,平静,“总觉得心安”!



小小说



## 老景

□王炜

买,一买就是十几个。到饭时了,暖水瓶里的开水往锅里一倒,刺上半碗臊子,和馍上锅馏熟了,揭了锅盖馍夹肉,吃一个夹一个,一个接一个,有人看见他一顿吃过五个。

闲暇时间,厂里工人聚堆打小牌喝大酒,老景从不参与。他坐房子拉二胡,时而欢快时而幽婉,没曲没谱没边没沿,没人能听懂他拉的啥曲牌,也没人当回事去听,可老景天天拉,拉得光景流转岁月悠长,拉得天地朦胧日月洪荒。

有人说老景那是想女人哩。老景算是有过女人的——一个离异女人,附近农村的,带着一个孩子。经人牵线,两人交往,女人从来不让老景到她家去,更不让老景见她的孩子。女人只来厂里,只在厂里发工资那几天来,还只在晚上来,每次天不亮就走了。每月也只来那么几天,跟假似的。从来没见过女人给老景洗过衣服,涮过碗筷。女人来的晚上,是听不到二胡声的。女人不来了,二胡就响了。女人一走,大家都戏说老景:月供交了?或者说:提款鸡走了?老景憨憨地笑着,红光满面的,和谁都不恼。

后来厂长知道了老景这事,便找老景谈了话。谈完话,厂长托一个女工去找女人,去谈她和老景的婚事。女工欣然去了,愤愤然回来了,说女人不愿意!厂长叫女工隔三分五地去,好事多磨多撮合。女工跑了不止八趟,女人还是那句话。厂里人都气愤,女人来了,就明里暗里骂她,说哄老景钱不得好报。再后来,女人来厂里少了,最后就不来了。

老景白日里还是红光满面,每晚还是拉响他的二胡,日子还是肉夹馍一般,有肥有瘦有肥瘦,晚上夹着白天,白天夹着晚上,太阳日月月亮,过了一天又一天,没个期限。

那年兴起了喷码机,在药盒上喷上生产日期以及有效期,显得药品高端有档次。厂长买回来一台,叫来老景,开玩笑地说:这可是个无价之宝哩,景师你得抱好喽!让他将机器抱到了车间最里边的包装间。老景便记住了这宝贝。

后来厂里出了大事,值夜班的工人喝多酒睡着了,烘干机烤糊药粉引起了火灾。等发现时,整个车间已经浓烟滚滚,老景进不去了。

工人们都在车间外焦急地等着消防车。突然,有人看见老景冲向车间。有人喊老景回来,不敢进去,老景还是冲了进去。消防车,厂长一前一后到了……

最后,大家在车间最里边的包装间门口,找到了老景。老景趴在地上,头发干焦,全身黑焦,烧灼后的衣服和皮肉焦在一起。老景身上护着那个喷码机,像母亲护着婴儿一般,双手死死地抱着,手指瓣都掰开了。

看着老景的遗体,厂长痛哭失声。



## 落叶是季节的皱纹

□耿艳菊

光阴流转,谁的人生没有这样的时刻?你站在镜子前,春风得意,不经意间却发现了眼角上的第一道皱纹。你不愿相信,也接受不了突然皱纹横生的现实。抬起手,你用力揉搓,当然不行,眼角揉红了,皱纹依旧稳稳当当。

你搜肠刮肚,奋力回想皱纹的源头,却原来皱纹早已在时光之下悄然暗长。你由初始的怀疑,到后来不得不承认皱纹存在的真相。你最直观的感受:老喽!真的就已经开始变老了么?

最基本的常识,皱纹的出现,那是人生走向成熟苍老之相的端倪。岁月是一缕缕形态各异的风,或悄悄然,或呼噜噜,让一个幼小的生命渐渐成长为一树葳蕤,再渐渐令其苍老。

一叶落而知天下秋。落叶是季节的皱纹。

第一片叶子的凋零和第一道皱纹的暗生,有着同样的底色,也是在遵循一种秘而不宣的却是都懂得又不愿承认的规律。曾经一树的葳蕤,甚至依然葳蕤之时,一片叶子在某一风里就从还泛着青意的枝上不小心滑下,在下坠的刹那,那姿势却大方漂亮,竟有心思在空中打个转,舞蹈一番,然后轻轻落下,与大地紧紧相依。

葳蕤之树,风吹季节赶,却依旧蔚然伫立,不改颜色。俯看落叶,了然于胸,内心淡定,泰然自若。人与植株季节的差别也许就在于这种苍老之间的承受度上。在蓦然发现自己被时光之风吹向老态的那一瞬,即使最风轻云淡的人,恐怕也

难免会有七分失落,剩余三分自我解劝。

有了第一道皱纹,第二道第三道,很多很多,也将被岁月的风向催醒,透透迤迤,在面容上展现。到那时,我们早已在风中历练,把皱纹之事看得平淡。那是一种任谁也无力改变的自然而规,既如此,不如顺其自然。且自然的事物就不要去想着什么人定胜天,自然有自然的深奥,和让这个保持平衡稳定和的道理。

一片落叶,又一片落叶,在大地上绕着树木继续。那些或卷曲,或相叠的落叶果真像一只只停落在大地上的蝴蝶,却并不疲倦。古人说落花是化作春泥更护花。那么,落叶怎能又怎会疲倦?风吹落它们,它们却不离不

弃,成为树木生命力的守护者和输送者。

在大地上一片苍茫萧瑟,在整个世界白雪皑皑、荒寒无依时,若去郊外看那些光秃秃的树,会发现它们在季节里苍老的,却老得风骨昂然。虽不再如那葳蕤的季节光彩照人,但在成熟的稳当低调下,积淀着深切的睿智,还有蕴藏着会在春天萌发的令人震撼的生命力。

繁华灿烂,光芒万丈,不会是永久的风景。生命也不可能一直是高蹈远举,葳蕤年华。岁月的风吹啊吹,就那样不知不觉地吹落了一片叶子,吹来了一道皱纹。风把季节吹变换,把我们吹向苍老。风把树木大地吹出一派苍劲,把我们吹向成熟稳重,走向低调睿智。

## “名”我不在乎,但有些例外

□李选珍

业,忘乎名利。

世人视名利为宝,居里夫妇视之如粪土,英国皇家学院颁发的金质奖章竟给女儿当玩具,坦言“荣誉就像玩具”,不必看重。

庄子“穷阎陋巷,困窘织屦”,慨然辞官,归去来兮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寄傲园里真隐士。

至今日,“感动中国人物”、“十大道德模范”、“逆行者”、志愿者,出名,无名,皆为国、为民,视名利如无物……

淡泊名利很难,视之如浮云,弃之如敝履更是难上加难,那是极高的人生境界。

我辈俗人,不企求有此大胸襟、高境界,而爱我所学,弃我所弃却非不可能,亦未尝不可。不在乎“名”亦非不可能,虽卑微如米粒之珠,也可放光华;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……

曾经年少,也曾重“名”,也

曾得“名”:为人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,诲人不倦,日渐成熟,教学比武数次获奖,得“教学能手”美誉;教学论文数次获奖,应邀入中语会……人称“名师”——自嘲曰“有名气的教师”,慨然谢绝楚国丞相高位,一生只求逍遥游,“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”,最高境界。

陶渊明厌恶官场,不为五斗米折腰,一心向往田园,慨然辞官,归去来兮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寄傲园里真隐士。

至今日,“感动中国人物”、“十大道德模范”、“逆行者”、志愿者,出名,无名,皆为国、为民,视名利如无物……

又未尽然。有些“名”,却在在乎。

比如“乡村教育三十年”荣誉。坚守日渐荒凉的乡村教育阵地,早起晚睡,三点一线,备课,上课,听课,评课,作业,作文,监考,阅卷,评分……有滋有味,无怨无悔,青丝白发,才得此荣誉,半生辛苦,实至名归,焉能不在乎?在乎亦非俗人也。

比如“书香家庭”荣誉。父亲爱书,夫与我爱书,儿子亦爱书,三代书缘,岂是偶然!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”,古人不欺我,读书何须“黄金屋”“颜如玉”?但得闲暇,三代人或三口人,过把书瘾,各有所爱,爱其所爱,晨而午,午而昏,忘乎所以只以为书……

这也是“名”?这也是“名”,又非世人热衷之“名”,“过滤”之“名”是也。既在乎,热衷名利?抑或淡泊名利?见仁见智,悉听尊便。

名乎?利乎?世人以为然乎?我不在乎。

唯此两“名”,我却在在乎,算是例外。